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二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策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甞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冠婚喪

將言不言

名實是一篇柱子

祭之禮燦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
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
就客論翻身便
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
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
後節節照應
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
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
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根本之言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旣克商散財發粟
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

叙武王二段下寔字分漢露一字學便別

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

辨了才說正意

信義二字包括下病

猶

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

提出當時二弊

不寔其言

末世之政可羞

宕而際

何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

不去其貪

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唯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

痛醒

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

（總結）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
教民信而示之義若目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
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王守溪曰讀杜甫石壕吏篇及坡公此論可見藉
民爲兵之害夫良民雖稅歛良厚而骨肉相
聚無離別之苦此豈小事宋韓魏公亦有此
說

李卓吾曰敦教化三字似俗儒語而發出切寔之
論反令人抵掌乃知眞道學雖說假道學語

亦自不假也

乎止

心其夫ヽヽ終於律也

發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君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

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爲鄰里告訏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

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還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一篇大意

江陰金甫　禮文

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

由復小宗之旨

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正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虛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

原原本本之論

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

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進步

結

楊升菴曰論宗法獨詳而文不甚曲折

茅鹿門曰三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

洞見情弊

均户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

不獨天下也、即

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

一境一方亦然

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

以俗事却在頭矣

澤滿京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

出術字

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

不均之由

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畜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

雙提分應

聚時猶有此今那可得

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讟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

又立柱

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
皆徙諸林麓、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
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
此者、故恐獨徃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
不在焉、則其去唯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
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
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
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
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

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茅鹿門曰文甚疏鬯其欲使天下宦遊者徙之荊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其說難行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葢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幷之門而塞僥倖之原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

字字婉惻動人洞悉民隱之論

一户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病根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奸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一項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一項賦不加少又其奸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

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

妙

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

此丈量之所以難行也

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券、券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

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
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
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齊田者皆以
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
之直而書之弆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奸者
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
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
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
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

知其所終也

方正學曰說透情弊後處置步蹟

歸震川曰吳中賦役之患不在此若江以北則此

弊已了然紙上

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談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以譬喻爲正論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

說此幾入今時之弊

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侵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正是婦人孺子）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即是王公大人）不出於閨門論

南渡情形公殆先見之

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接妙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

兵略於當材用則爲治兵之說於教戰守則爲都試之法二者

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盗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本題處置

叅用始得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又推一意作結

王陽明曰宋嘉祐間海内狃於宴安而恥言兵長公預知北狩事故發此議論

王槐野曰一筆寫成不加點竄

刻骨

去奸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奸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奸民而去之。

已了又起

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

名言洞然

天下無小奸，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

奸民之禍患如此

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毋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矍鋤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向之小盜也昔

證

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奸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

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

日馳驅踐蹂於艸莽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乂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勑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兇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

說破庸人心事　更切

此即訪察之制但未必當其人奈何

歸結天下大利害處使聳動人

不悌奸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奸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奸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重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奸民也臣故曰去奸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再原

楊升菴曰體真而意明

鍾伯敬曰子瞻論養士可以後士此言去奸民可以止亂意似相反不知養士則奸民欲亂而無主去奸民則豪傑欲倡亂而無資其義一也

至言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巳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巳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

設喻處極生色

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盡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

喚醒處令人洒然

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

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宴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

就設喻上收極好

徤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來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

何等頓挫　轉　郊賞

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不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

宮觀使相

治水吏

妙喻

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末○盡○之○言○

茅鹿門曰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之賞與宮觀使都水監數者蓋冗員之一耳子瞻必

有忌諱而未盡之說

定軍制

一口說破主意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知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譬切）（今日馬政如此）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

未嘗聚未嘗無事而食分貼漢唐看得明透而章法最妙

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備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

精切

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

透極生奇

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籓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

妙

說禁兵之弊第一節

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粮、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

二節

宋兵聚而食故弱而丈驕

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今日邊防亦類此）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三節）

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有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有見）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至言）

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

不用郡縣出戍之兵則禁兵出省

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粮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内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

者又已過半矣

歸震川日經國大計

譖霙川日登國大信

下又曰盛半字

蓄材用一事作如許深厚議論論事如說理惟子瞻能之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祿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

今日何以異此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不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联上）内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

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

行文如決黃河水而注海

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唯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

考武舉要略

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爲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知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

又從前一翻

極變換却饒名理

今日當自爲一隊始

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懌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茅鹿門曰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固一說然其本尤在君相之一心一氣

徐文昭曰使宋能行此策宋決不南渡使今日能

行此策奴酋之猖獗何至若此

兵農合一之妙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

無跡

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偃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

一篇主意

一節

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

二節

費一用

錯綜

痛哭之言往往說得可笑如此

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

三節

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

殺人

四節

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

總論

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
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子瞻傷心處）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
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
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
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
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
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
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

零碎收拾打成一片妙手

照應處絕不見一線索

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五十巳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

應一節 應二節 應三節 應四節

前散說此類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巳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袁元峰曰長公此識最是練軍寔妙法而文字節

節聯絡叚叚照應錯綜組織郤不見一毫綫

索痕妙絶

歸震川曰其識精悍其才練達

諸策中最上文字

倡勇敢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獨見）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

曲盡人情

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四字透）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上結下承最妙）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一轉如善射者力重矢遠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以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得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

自異一節所指甚廣

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

以異字代私字

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

曲盡

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

前一悔字此處一愧字得情

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巳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

低徊繚繞盡文之趣

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歸震川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變化有用文章

茅鹿門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與其積必有源天下將士其法必有

一段極精神

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急則治標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迫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竅之也雖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脫卸得妙

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
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
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
名言深識
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
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
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
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
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
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

極冷極緊
不冷不緊

古今來名
言通弊

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
何也其毋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
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
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
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
字字深切
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
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
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
了却吾民一節
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

上言將亡之門下言塞亡之道

引秦事明切

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

傷哉

機勢跌宕

引宋昔日事尤切く

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縱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

此中須覺處置却抽

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能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透）（千古之見）以爭先而處强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

出在後二篇

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緦緦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我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奸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方正學曰亦是一議論但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何

必如此

楊升菴曰篇中雖安民攘夷平說然能攘夷即所以安民也故後只言攘夷不復打轉安民處

鍾伯敬曰戰守之間使權在我而不在敵千古情形皆然然終未易言故下有二篇以寔其說

日

片頭

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

敘事中翻出議論

此言小國
勝長大國

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曾戰則天下莫不以爲曾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

原題

叙得踈爽不堆

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翻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

勇、怯、異

敬、肆、異

雄合異

此言大國所長小國所短

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

此言以我所長乘其所短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喻確切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

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至計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

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勝○勢○在○目○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顧瑞屏曰論大小情事一一刺骨先事制勝之言

策略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

此論出由余然二語自透

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承上起下妙甚）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渚池太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

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過○渡○處○妙○於○不○覺）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彊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妙○論○）

花作雨層
蔓幻波瀾

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

束縛於中國之法

久乎且人而禀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食飲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

至理妙言

此一字妙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蕩開去）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舒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

一有其三段脫胎換骨是何等變化

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人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

若其無法

若其無法

此一轉尤妙

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恐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

切中

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故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荊川曰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茅鹿門曰蘇氏父子之論虜情一一深中

終

蘇文卷之十二終